

红岩精神丛书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当代重庆人

邹越滨 著

重庆出版社

红岩精神丛书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当代重庆人

邹越滨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红岩精神丛书

主编:钟修文 李书敏
编委:胡康民 蒲华清 李畅培
夏树人 赵权璧

责任编辑 夏树人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邹 越 滨 著

当代重庆人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56 千

1996年7月第一版 1996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66-3439-0/I·630

定价:3.50 元

發揚紅岩精神
沿着
老一輩革命家
開創
的道路奮勇前進

江澤民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六日
于紅岩革命紀念館

江澤民題字

紅岩於神

永放光芒

邓颖超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重慶紅岩

邓颖超题字

序

滕久明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过程中，所锤炼、培育、形成的“红岩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荟萃与升华，是党的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它染红了党的旗帜，为山城增添了无限光彩。这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中，为着适应党的任务的需要，在斗争实践中加强自我锻炼逐步形成的，它不仅在当时显示了巨大能量，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中始终焕发着光彩。半个多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山城人民，使成千上万的人领悟了人生真谛，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塑造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1985年10月，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时，深情地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4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重庆时，又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再三倡导下，今年初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从重庆的实际和特点出

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加强重庆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工作中,要突出弘扬“红岩精神”,以“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重庆市委的这一决定,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表明它确实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的心愿。

目前,一个以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为主旋律的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正在重庆全市范围内兴起。为有利于教育活动的开展,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出版社一起,及时主持编写出了《红岩千秋》、《血泪的嘱托》、《红岩精神三字歌》、《当代重庆人》等四本《红岩精神丛书》。这套丛书,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大量具体、生动、亲切、感人的史实和事例,真实、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创建的伟大业绩,再现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者的崇高思想境界、高尚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展示了“红岩精神”哺育下的当代重庆人的精神风采。我相信,这套丛书将会给读者以许多知识,许多启迪,许多思考;对于激励重庆全市人民弘扬“红岩精神”,再振重庆雄风,也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为此,我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都能读一读这套《红岩精神丛书》。

前 言

当改革的洪波呼啸而至,不免便有沉渣泛起;当开放的信风猎猎吹来,不觉便有陈疴复发。

有人就发感慨:雷锋出国了。

正缘于此,当中共重庆市委引领着人们把目光投向红岩精神这笔无价的财富时,人们精神为之一振。

其实红岩精神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因为红岩精神本身就蕴涵着我们民族传统中至真至善的部分。

本书介绍的就在重庆人身边的六位人物,就是这样的典范。

正如郭老的诗句:“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们不仅不比任何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逊色,甚至更加难能可贵。

这正是这一个时代的精英不同凡响之处。

而他们,不过是重庆市众多兢兢业业、廉洁奉公、见义勇为、乐于奉献的人们中的代表。

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来者可期,红岩精神必将造就出更多英模人物;而英雄模范们必将站在时代的潮头,造就出顺乎民心的崭新风尚!

本书在写作中得到西南农业大学、中共重庆市纪委、驻渝部队某部、重庆铁路公安处、重庆市政设施管理处、中共大足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序	滕久明 1
前言	1

绵绵黄土情 耿耿赤子心

记世界著名土壤学家、全国先进工作者、91 岁高龄的 中科院院士侯光炯的传奇人生	1
--	---

壮歌一曲写青春

记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李小咪	20
----------------------	----

英雄,不择战场

记“抱走一团火,救出一车人”的英雄梁强	32
---------------------------	----

一身正气 满怀爱心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共四川省合川市纪委书记刘藻 荣	44
------------------------------------	----

青春无悔 造福万众

记全国劳模、疏浚工孙春明	56
--------------------	----

扁舟情

记全国先进工作者、大足县乡村女教师吴国贵	67
----------------------------	----

绵绵黄土情 耿耿赤子心

记世界著名土壤学家、全国先进工作者、91岁

高龄的中科院院士侯光炯的传奇人生

人类无法更改生死的自然规律,但是完全可以
把握生命运行的轨迹。

土壤生万物。它忠于职守,千万年来默默地为人类
奉献出粮食和其他许多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
最基本的条件。土壤这种没有喧闹,不求索取,但
求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钦佩,时时启发我进行这样
的思考: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对待生命。

——侯光炯

当一个学者年届90时,是一种什么心境?在侯光炯,本文
前面那两段话就是他集漫漫人生路之所得。

暂且不去探究它的哲学精义,暂且不去探索它深蕴的心
血、汗滴、泪水、愉悦、甘苦、际遇,等等,仅就字面而言,侯老的
毕生所为、毕生至爱已跃然纸上。

在他无比深沉与执着的爱的目光里,养育人类的土地有

着美好的性灵和崇高的人格。然而，与其说这是土壤固有的“人格”，不如说是侯老在不经意间，把他个人的人格赋予了中华这一片神奇的黄土地。

在这片黄土地上，侯老 90 年人生，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汇成了一条浩浩巨流。而这棵百年老树时至今日，还在默默开花、默默结实；这条大河，仍在不息地向前奔流。

现在，我们且从这树上摘几片小叶，从这河中采几朵浪花，去听听这树的故事、河的故事，以及和它们不可分割的土地的故事。

中国人自己也能研究土壤？

1905 年，在江苏金山县一个清贫的塾师家里，一个小生命呱呱堕地。以一身而兼私塾教师和中医生的父亲，给这初生孩子取名侯光炯。

1905 年的世界，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张牙舞爪，四处侵占、掠夺殖民地的时代；1905 年的中国，却是大清统治下千疮百孔、封建落后的国家。作为一个私塾教师，父亲奠定了侯光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基础；作为一个为贫寒的乡亲们免费治病的医生，父亲却让侯光炯看到纵有再高明的医术，也难以开出济世救人的方子。

随着年纪渐渐长大，侯光炯日渐感到，贫穷如一条锁链，把国家与落后牢牢锁在一起，把民族与屈辱牢牢地锁在一起。他要寻求强国富民之道。他把目光投向黄土地。

黄土地呀，你休养、生息、繁衍了一个五千年的古老民族，你必须、也应该还这个民族以大汉盛唐之风！五千年的历史是

伟大的，但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让人永远怀想的一个永远的过去。

13岁那年，侯光炯就这样带着一颗早熟的有着太多忧患的心、一份优异的考试成绩，走进了江苏南通甲种农校。13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还是一个嚼着泡泡糖、梦着白雪公主的年纪，而在这个少年的心里，却明白了一个似乎本不深奥而又困惑了一代人的道理，那就是，绝不可仰洋人鼻息，但必须学洋人先进的科学知识。于是他刻苦学习英文，从那时起，他就坚持用英文作课堂笔记。

1923年的南通农校改为南通大学农科，侯光炯获免考并享受助学金；1924年他转入北京农大，192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

1929年初，他受聘于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个土壤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难以置信的是，在这里从事研究的中国人竟只有他一个。

他谨记自己加诸于身的使命，正如60年后他向身边的弟子们说的：“不怕吃苦的，不怕下农村生活的，决心给农民服务一辈子的，可以学农，学土壤专业。”

他身背登山包，手握取土钻出发了。那时候的中国，即或你毕业于名牌大学、有学位、在国家一级科研单位工作，同时还是纯粹为了工作，也不能奢望有越野车一类的配备。除了有限的火车，在中国这块广袤土地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仍是我们从不知哪一代祖先就开始使用的马车、骡车、毛驴、小木船，当然还有人所共有的那一双腿。今天的人们恐怕已很难想象，就凭着这些，从洪波涌起的东海之滨到天地苍莽的河西走廊，从草木葳蕤的东北到红壤醒目的南国，一路上，风沙、雨

雪、酷暑、严寒，“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自不必说，甚至有土匪光顾、性命堪忧的时候。

他虽生而为现代人，比明代徐霞客——足迹遍华夏而后写成极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游记——却好不到那里去，其艰辛只怕有过之无不及。

几年的光阴就在这艰苦备尝中过去。关于大同、哈尔滨、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国西北部、江苏东部等地区的土壤调查报告，就这样诞生了，并成为中国土地开发利用的奠基之作。

1935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上，第一次有一个中国人登上了那在世界学术界有权威意义的讲坛，用流利的英语向世界各国的土壤学者宣读论文：《江西省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的初步研究》。这个十分年轻、精悍瘦削、浑身燃烧着自信与自强的青年，就是侯光炯。

中国人就这样来了，带着对祖国土壤的研究成果，带着亲手采集制作的样土！

侯光炯一鸣惊人——他提出的“水稻土”的新概念，他带去的30多个整段土壤标本，引起各国土壤学同行极大的兴趣。

一句问话把侯光炯打懵了：“中国人也能自己研究土壤？”

这一刹那，仿佛凭空伸出一只手，不仅把所有的愉悦从侯光炯心田连根拔出，而且还带出了血丝。正因为问话的人并无恶意，因而更深刻地表现了一种下意识的偏见，甚至还有鄙视。热血轰地涌上年轻的侯光炯的头顶……

会后，应多国学者之邀，带着“欧美土壤与我国土壤的异同”这一课题，侯光炯到美国、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匈牙利、

意大利、苏联短期考察和研究，好几个国家要提供奖学金资助他攻读博士学位，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心里那一个深深植根的信念日益不可摇动：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祖国的土壤；民族的复兴只能在这块黄土地上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有在这块黄土地上实现！

带着更加强烈的信念、更加强烈的自尊自强，侯光炯在归国的轮船上，脱去了西服革履，剃了个光头，换上了长衫。这是他灵魂的誓师。

发愤图强的侯光炯果然不断有所建树——他写出一篇篇调查报告，发表了《中文土壤名词试草》及有关分类的论文；独辟蹊径，提出水稻土形成“三育”论，及其剖面形态与肥力的关系，并渐为各国学者接受；开拓理化研究方法，首次将粘韧曲线作为认识土壤活性的一种新方法，《土壤粘韧性研究》等三篇论文，刊登在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中，被苏联、匈牙利等国相继转载……

侯光炯，这一个中国名字已经在国际土壤学术界有了影响。

然而，侯光炯不能不日益举步维艰——兵连祸结，内战接着抗日，抗日接着内战，灾难深重的中国，有政治研究、战役研究、火器研究、金融研究……

唯独谁也顾不上土壤研究。

1949年一个伟人操着他的湖南腔，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年，他应邀出席了中央召开的土肥工作会议，朱德总司令和董必武副主席还特别接见了她。

中国的土壤研究在新中国实实在在地有了应有的地位。

不久，侯光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这应该说是他的夙愿——这是一颗40年代就播下的种子，而这种子得自于著名的重庆红岩村。侯光炯在陪都时的重庆，像众多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一样，为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所折服，从红岩村人身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这棵信仰之树扎根那样深，尽管之后有这样、那样的冲击，有时甚至带来灾难，侯光炯九死而不悔。

1994年7月，世界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议在墨西哥召开。

弹指间，从第三届到第十五届，60年的光阴过去了。60年，世界同样也经历了许多磨难，然而生命在延续，社会在不可阻挡地变革向前。60年间，人类社会变得更成熟，对于人类共有的、在当代所知范围内仍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地球，人们更懂得珍视她，珍视她无私奉献给人类的一切资源，其中当然包括我们脚下的土壤。这些千万年来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许多是不可再生的。

跨越60年的时空，侯光炯在人类将世界呼为地球村的时代走来了。

其间，1956年、1964年，侯老也曾分别参加过在巴黎和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六届和第八届国际土壤学会。从此之后，侯老与各国的老友阔别30年矣！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60年、30年前的老相识在哪里？60年、30年后，有谁能想到年届90高龄的侯光炯竟还能来参加会议？

侯光炯不仅来了，侯光炯老而弥坚，锋芒如昔；侯光炯不

仅来了，他实实在在地卷“土”重来——他再次带来关于土壤研究的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方法。他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是《自然免耕是消除洪灾，实现持续农业的一项世界性任务》，受到与会专家、学者、乃至官员的赞赏，美国农业部当即邀请他访问美国作土壤考察。当今世界，人类不得不把忧心忡忡的目光投向日益被化肥农药、被旱涝灾害、被滥砍滥伐所戕贼得岌岌乎危哉的地球，若是免耕、免灌、免农药、免化肥而又能高产，同时保持水土、防止旱涝，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世界生态平衡真正是功德无量。

且不说在一个国家，放眼世界，像侯光炯这样 60 年之久，不断地拿出令学术界、令土壤研究的国际同行们屡屡刮目的科研成果，已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届 90 高龄而再次登上世界学术讲坛宣读论文，恐怕绝无仅有。

除了早先的《土壤的粘韧曲线》而外，他几十年来引起国际土壤学界极大反响的，还有《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利用土壤层次研究结果鉴定土壤肥力》等大量论文、专著。特别是《农业土壤生理性》、《中国农业土壤的分类体系》，更引起众多国内外土壤学家的惊叹：侯光炯提出了前人未有过的新见解。他的《中国农业土壤概论》使中国土壤学有了第一本专著。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他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

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科学研究中，侯老发现，土壤胶体活性，每时每刻都随太阳辐射热的变化而变化。这已然是世界土壤学界的开先河的发现。这个发现，奠定了中国农业土壤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向世界土壤学界对土壤的静态研究的方法发动了冲击。需知，任何一门学科，动态性研究比之

静态研究，永远是高一层次的、复杂得多、意义重大得多的研究。

侯老的这一发现，有偶然性，却更有寓于其间的必然性——研究之深入、个人造诣之深厚，必然登堂入室，进入高一层次的综合。

侯老仍足不停步，他进而采用“天、地、人、物统一体”的独创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了土壤水、热、肥、气随太阳辐射周期变化的规律，而这种变化与植物生长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谐调关系，从而提出了“土壤生理性”观点，这就使他的新发现和独辟蹊径的研究，进入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科学理论的高度。

顺理成章地，他提出了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他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论文，使世界土壤学理论领域出现了一门崭新的学科。

在使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科学圣殿里，又一个中国人走到了令世界瞩目的高度，为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同那些卓越的炎黄子孙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等等一样，世界文明史将永远记下又一个大大的炎黄子孙的名字——侯光炯。

死神也望而却步

侯光炯还有一项传奇性的，同样可以令人类鼓舞、同样表现了人类最崇高境界的“成果”，那就是，侯光炯战胜了癌魔的一次全面进袭，在死亡线上、地狱门边，打退了死神的纠缠，让